



大梁子渡口还保留着旧时模样。



市民候渡。



轮渡启航。



轮渡缓行。



海鸥翩跹。



市民返程。



鸥舞寒渡 溯回时光

进入冬季,大批海鸥如约从西伯利亚南迁,栖息于海河越冬。为近距离观赏这群雪白的访客,不少市民专程登上大梁子渡口的轮渡。人们倚着船舷,看着精灵般的鸟儿随波翩跹、逐浪翻飞——清冽的风、跃动的羽毛、粼粼的波光,共同晕染开一幅灵动的冬日画卷,笑容便不自觉挂上了脸庞。

大梁子渡口坐落于海河下游,曾是连接塘沽工人新村与大沽化工厂片区的重要纽带。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启航以来,它便以缓慢而恒定的节奏,摆渡着两岸居民的晨昏与生计。如今,桥梁飞架、工厂迁移,它的交通使命虽已渐淡,却因这份质朴的河上视角与挥之不去的旧日气息,成为人们触摸城市年轮的一扇独特窗口。

登上轮渡,这短短的航程宛如一场静默的时光逆行。轮渡从北岸离港时,身后是成片的居民楼,扩建后的第五中心医院轮廓清晰,街道

市民在轮渡上与鸥群融为一体。

上车流从容,漫溢着属于当下的生活节奏。船缓缓驶向河心,海鸥在舷边伴飞,仿佛在无声地衔接两种时光。

不过几分钟,轮渡便徐徐靠向大梁子南岸——景象悄然流转。低矮的平房连片错落,墙砖上叠满岁月的斑驳,胡同小路依旧铺着老旧的方砖,曲曲折折,探向记忆深处。生活的步调在这里忽然慢了下来,像一本摊开的旧相册,无声地停驻在某一页。方才彼岸的熙攘声响,转眼已被一湾河水轻轻隔开。

于是,那些为看鸥而来的人,也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场逆转时光的漂流。轮渡如同一枚往复的时针,在河面上匀速划出从今至昔的轨迹;而海鸥,便是这流动时空里自在的注脚——它们以翅膀与鸣叫,轻轻提醒着:原来一条河的宽度,足以盛放下整整一段时光。

文/摄 记者 周伟



海鸥追逐着航行的轮渡。



老船工把风霜捻进绳芯,把涛声染成鬓色。



市民乘坐轮渡抵达大梁子地区。



大梁子南岸,时光仿佛倒流三十年。



大梁子南岸胡同的砖墙上布满岁月痕迹。